故國神遊 青史長歌 寇準 11

量小不識「王同年」

文｜宋紫鳳

寇準自宋真宗景德三年被罷相外放，沉寂了八年後，終於在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被調回京師，半年後官拜樞密使，重回朝廷權力中心。

示意圖：公有領域



▲寇準擔任樞密使後，與同僚相處不睦，對宰相王旦也頗不滿意。

這樣突如其來的轉機，令寇準再次躊躇滿志，但接下來的經歷，卻並不是一次萬衆矚目的強勢回歸，而是短短十個月便潦草收場的任期。

原因是寇準令宋眞宗很失望。有一次，宋眞宗在提到寇準時，對宰相王旦這樣說道：「朕意其必能改前非，今觀所爲，似更甚於疇昔。」宋眞宗所說的「疇昔」，指的是寇準在景德年間在朝中爲相，那時的寇準我行我素，同僚們常常覺得他難以相處，而時隔多年後，在宋眞宗看來，寇準非但沒有進步，情況似乎更糟了。於是在十個月後的大中祥符八年四月，寇準又被罷職外放了。

宋眞宗的感覺沒有錯，大中祥符年間知樞密院的寇準，與景德年間主政中書的寇準，的確沒有太大的變化。當年宋眞宗取士，看好南方人晏殊，寇準因不喜南人，就想攔他一頭，好在宋眞宗並沒有採納他的建議。而現在，宋眞宗取士，有南方人蕭貫與北方人蔡齊不相上下，寇準「尤惡南人輕巧」，於是進言宋眞宗，說：「南方下國，不宜冠多士。」這一次，宋眞宗亦屬意於蔡齊，於是北方人蔡齊被選爲第一。之後，寇準對同列說：「又與中原奪得一狀元。」意氣之態可以想見，確實少了一份宰相應有的「四海一家，惟才是求」的器度。

此外，寇準依然喜歡高宴痛飲，而他強人飲酒的壞毛病也沒有變。當年他在中書時，每做長夜之飲，還要鎖上大門，害得李宗諤從門扉下鑽出，落荒而逃。而現在他到知樞密院，仍是常拉著同僚痛飲，但這一次，他碰上的是樞密副使曹利用。曹利用與寇準在「澶淵之役」時，就合不來，當時曹利用赴遼營就歲幣一事談判，宋眞宗給曹利用的底線是「百萬亦可」，而寇準卻說不得過三十萬，之後還追加了一句：「若過三十萬，皇帝不斬你，我也要斬你。」武人出身的曹利用自然是一口惡氣堵在胸中。所以十年後，當寇準端著酒舉向曹利用時，雖說是「勸酒」，可在曹利用看來，簡直就是在按頭灌酒，於是硬著脖子偏偏不飲。這一次不是軍命將令，亦非軍國大事，曹利用總算有機會扳回一局，曹利用贏了，二人卻結怨益深。

而說起寇準種種「更甚疇昔」之處，最令宋眞宗頭痛的還是他的「剛忿如昔」。從史料中，我們看到作爲樞密使的寇準，與他的兩位樞密副使王嗣宗、曹利用都相處不來，與三司使林特也數次相爭。說起來，王嗣宗是奸邪之人，林特更是與王欽若、丁謂等，同列爲「五鬼」之一。寇準素來嫉惡，與他們相爭也算說得過去，但眞正有些說不過去的是，寇準對宰相王旦也頗不滿意。

寇準

字平仲，華州下邽人，北宋名相。

1014

寇準被調回京師，此後官拜樞密使，重回權力中心。

1015

寇準因與同僚相處不睦，再次被罷相外放。

說起來，寇準此次被任命爲樞密使，王旦起了關鍵作用。史料記載在王旦病重期間，他與宋眞宗的一段對話：

宋眞宗：「卿今疾亟，萬一有不諱，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？」

王旦：「以臣之愚，莫若寇準。」

宋眞宗：「準性剛褊，卿更思其次。」

王旦：「他人，臣所不知也。」

可以說，若非王旦力薦，宋眞宗大概是不會放下顧慮而起用寇準的。寇準上任後，一方面他並不知道王旦對自己的大力推薦；一方面，他眼裡不容沙子的老毛病又發作了。對宰相王旦也常常吹毛求疵地挑剔，以至於宋眞宗都看不下去了。史料中有這樣一段記載：

旦每見上必稱準之才，而準數短之。一日，上謂旦曰：「卿雖談其美，彼專道卿惡。」旦謝曰：「理固當然。臣在相位久，政事闕失必多，準對陛下無所隱，益見其忠直，此臣所以重準也。」

寇準看王旦，總能找到他的過錯；王旦看寇準，總是看到他的忠直。連宋眞宗都忍不住要替王旦打抱不平而說道：「你總說他的好處，他卻專說你的不好。」然而，無論是對於寇準的挑剔，還是宋眞宗的不平，王旦就像一泓秋水，深廣寧靜。因爲他的雅量，並不是作秀，而是一種修爲；他對寇準的包容，亦不是怯懦，更是一種境界。所謂日久見人心，隨著兩人的相處共事，寇準漸漸對王旦有了不一樣的認識。史料中記載了這樣一段故事：

及準爲樞密使，中書有事關送樞密院，礙詔格，準即以聞。上謂旦曰：「中書行事如此，施之四方，奚所取則。」旦拜謝曰：「此實臣等過也。」中書吏既坐罰，樞密院吏惶恐，告準曰：「中書、樞密院日有相干，舊例止令諸房改易，不期奏白而使宰相謝罪。」既而樞密院有事送中書，亦礙詔格，吏得之，欣然呈之旦，旦令卻送與樞密院。

中書的文件送到樞密院，寫錯了格式，被寇準上報給宋眞宗。宋眞宗責怪王旦，王旦認錯，吏員被罰。過了不久，樞密院文件送到中書，也寫錯了格式，中書吏員大喜，以爲可以參上一本，結果王旦卻將文件還給了樞密院，沒有聲張——同樣一件事，全然不同的對待方式。

說起來樞密使寇準是樞密院的長官，宰相王旦是中書的長官。樞密院與中書常有文書往來，公文寫錯格式是常有的事，通常只互相知會修正即可，完全沒有必要向上奏報。所謂君子成人之美，小人彰人之過；君子德量寬宏，小人吹毛求疵；君子以德報怨，小人得理不讓。寇準雖非小人，但是與王旦這位更「君子」的人相比，境界氣度，高下立見。後來，寇準得知王旦並沒有將樞密院的錯誤上報宋眞宗，滿心慚愧，第二日再見到王旦時，感嘆道：「王同年大度如此耶？」所謂「同年」，是同榜進士出身的互稱，如同現在說老同學、老同窗，這樣的稱呼，少了幾分疏離，多了幾分親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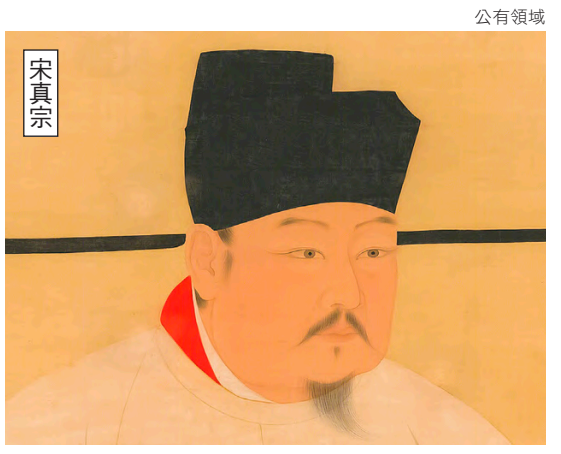
不過關於這位王同年，最令寇準佩服的還在後面。寇準得知自己就要被罷職，就私下請王旦幫忙，讓他出任地方時能夠享有「使相」的頭銜。結果王旦聞言「大驚」，說道：「使相豈可求耶？且吾不受私請。」寇準素來心高氣傲，被王同年這樣不留情面地拒絕，令他又愧、又氣。其實，王旦所以拒絕寇準，只是他認爲私下請託殊非正道，他拒絕的是私下請託的做法，並不是他覺得寇準的資歷不夠。所以王旦雖然拒絕了寇準，但在眞宗皇帝面前，卻這樣說道：「準未三十，已蒙先帝擢置二府，且有才望，若與使相，令處方面，其風采亦足爲朝廷之光也。」於是寇準如願以償地被授予了使相之銜。

這樣的結果令寇準很是意外，入見謝恩時，感泣說道：「非陛下知臣，何以至是！」沒想到，宋眞宗卻告訴他，這一任命是應王旦之請。這令寇準喟嘆不已，感慨道：「王同年器識，非準所可測也。」寇準這樣一個心高氣傲的人，能夠令他自愧不及，又讚歎不已的人不會多，而王旦是其中一位。

說起來，寇準此次在樞密院的任職，與他一路走來的輝煌履歷相比，實在無甚建樹，但是從他的人生之路上看，卻是頗有收穫——他終於不再只是念念不忘他人之過了，而令他銘記於心的是——「王同年器識，非準所可測也」——他看到了自己，也看到了別人。

說道人生之收穫，其實並不等同於功成名就。譬如寇準，弱冠之年就高中進士，三十不到就位居二府，四十出頭就臨危受命，立下澶淵大功，位極人臣，可謂「少年富貴，功名早成」。但是太耀眼的光環，反倒因爲過於眩目，而讓人看不清世界。於是，當寇準走出了他人生的高光時刻之後，卻在並不順遂的後半生中，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。（待續）

公有領域



寇準回到朝廷權力中心後，宋真宗發現他的性格不但沒有改進，反而更糟了。

網絡圖片



面對寇準的指責，王旦寬宏大量，總能看到寇準的優點。

